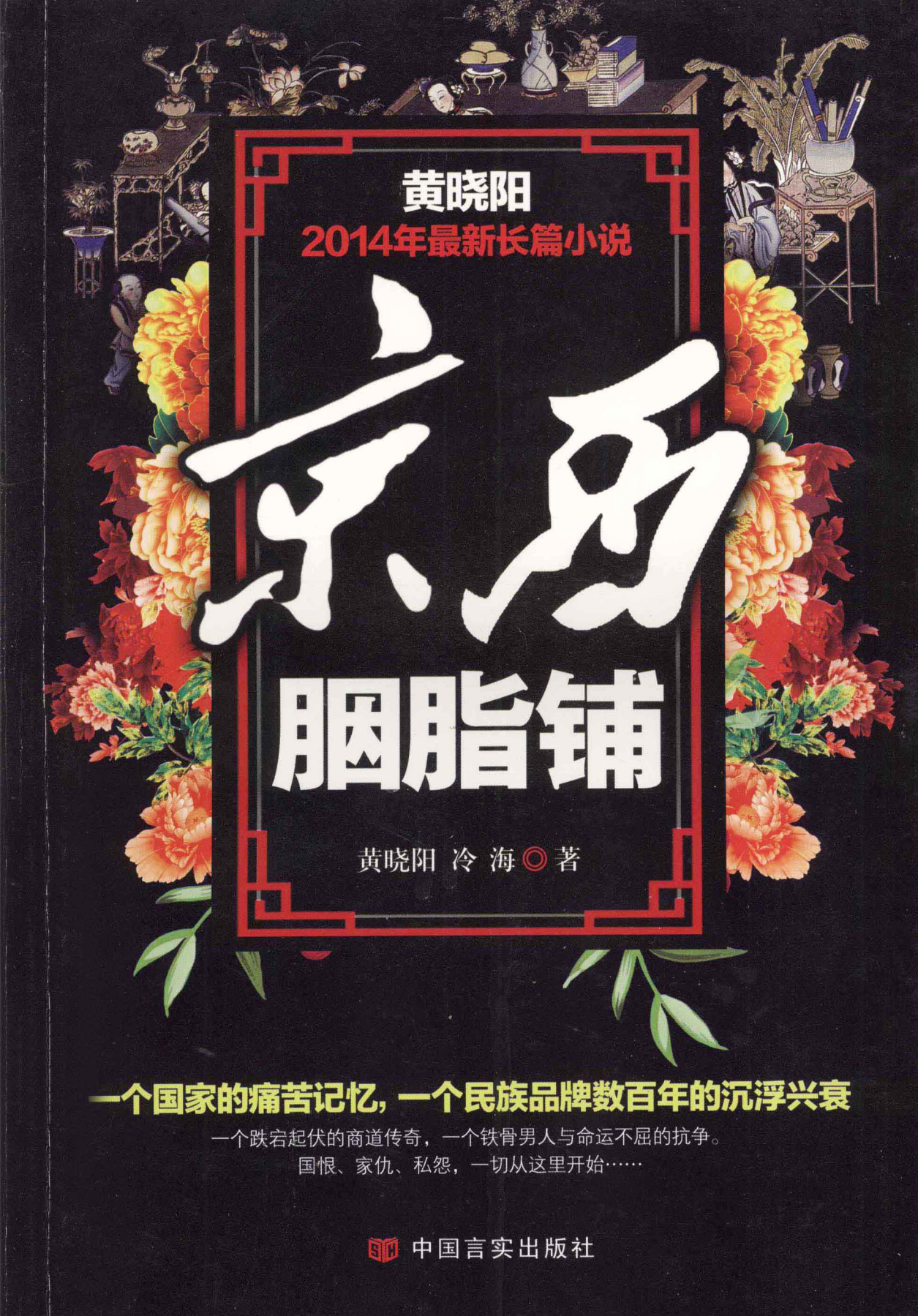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黄晓阳

2014年最新长篇小说

东西 胭脂铺

黄晓阳 冷海◎著

一个国家的痛苦记忆，一个民族品牌数百年的沉浮兴衰

一个跌宕起伏的商道传奇，一个铁骨男人与命运不屈的抗争。

国恨、家仇、私怨，一切从这里开始……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东西 胭脂铺

黄晓阳 冷海◎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西胭脂铺 / 黄晓阳, 冷海著. — 北京: 中国言
实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171-0365-3

I. ①京… II. ①黄… ②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4849 号

责任编辑: 周 晏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66714 (发行部) 51147960 (邮 购)

64924853 (总编室) 68581667 (编辑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33 印张

字 数 500 千字

定 价 4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365-3

C 目 录 Contents

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改朝换代	宦海沉浮	命运无常	后继有人	浴火重生	独骑瘦马	胭红如血
/	/	/	/	/	/	/
253	205	173	128	087	036	001
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
国恨家仇	情义千金	毒入骨髓	狼子野心	坚硬如铁	温柔陷阱	心藏大恶
/	/	/	/	/	/	/
492	438	415	380	350	319	291

第一章 胭红如血

“老佛爷西巡！洋兵打进来了！”

晁子轩扑进了院门。他的腿脚有点不方便，拄着拐棍，右手的纸扇忘了扇，身上的短袖绸衫湿透了，额头上的汗如线串着的珍珠一般，直往下淌。他的前脚刚刚迈进门槛，颤抖的声音就喊了出来。

长天一片肃穆，西边的天幕如被火焰烧得通红，遥远的天际，隐隐约有隆隆的炮声传来。树枝上，知了像和炮声比赛似的，叫得此起彼伏，丝毫不受影响。

听到声音，从京西胭脂铺店堂里跑出三个年轻人。他们穿着丝绸短衫，各自手里抓了一把纸扇，不停地扇着。店堂向院子开有后门，他们是从三个不同的后门跨进院子的。这三个人中，有两个是晁子轩的儿子：长子信文，次子信武。另一个三十多岁，出来的那扇门离照壁远些，所以他落在最后。他是京西胭脂铺掌柜晁子霖的长子信仁。

晁子轩刚刚转过照壁，两个儿子已经抢到他面前，争着问情况。晁子轩用拐杖在地上杵了两下，右手的扇子快速地扇着，脸上挂满了汗。晁信文顾不得自己了，忙用手里的扇子扇父亲的后背。

晁子轩不理会儿子，却问站在后面的信仁：“你爹呢？”

“在后院呢。”晁信仁说，“二叔，今儿个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？”

晁子轩看了看正门上面的“诚义仁信”四字金匾。这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，照壁后面是一口天井，四面回廊，雕梁画栋，虽比不上王府，却也是大富大贵的人家。院子里的树已经有几十年了，挺拔高大，浓荫蔽日，平常倒是一个极好的处所，今天，这知了却叫得人心烦。

晁子轩将手里的纸扇扔给老二，伸手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沿着回廊向正堂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皇上和太后跑了，说是西巡。洋兵已经破城，北京城恐怕要遭难了。”

“破城了？”晁信文和晁信武兄弟俩同时惊叫了一声。

晁信仁露出惊愕的神色，有些惶恐地说：“二叔，那您快想办法啊。”

晁子轩停下来，掉过头看了看信仁，说：“信仁啊，这恐怕是一次劫难啊，躲得过躲不过，就在这两天了。你劝劝你爹，还是去西边躲一躲吧。西太后和皇上都可以西巡，我们平头百姓为什么不能去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避开洋兵，等局势稳了再回来。”

“我爹哪里肯听我的？”晁信仁有些懊恼地说。

晁信武说：“那我们不能这样等死啊。”

晁信文说：“爹，您快点想办法劝一劝大伯吧。”

晁子轩摆了摆手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从天井边的廊道向前走去。

晁家是京西的大家族，共四子，老大子霖，是晁氏家族的主心骨，也是京西胭脂铺的大掌柜。老二子轩，年轻的时候是个败家子，染上过鸦片，被晁家老爷子打折了一条腿，至今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瘸的。长子信文出生之后，子轩才开始浪子回头，现在主要负责处理京西胭脂铺与官家的联络。老三子瞻，主要负责家庭作坊的生产。老四子寅，主要负责前店的销售。

早在几个月前，北京闹拳民，政府虽然一再下谕旨剿灭，可越剿越多，越剿越乱。坊间传说，这些拳民其实是受慈禧太后暗中指使的，目的就是想借助拳民逼一逼洋人，替太后出一口恶气。

那时，晁子轩就劝过大哥，是不是暂时避一避，可大哥不肯。到了五月底，外国政府以保护使馆为名，强行向北京城派兵，晁子轩听宫里传出的消息说，外国人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太后又听信谗言，以为拳民真的刀枪不入，可以对付洋枪洋炮。果然，到了六月，局势更加乱了，拳民在京城四处搜杀洋人，围烧教堂。

那段时间，晁子轩天天只做一件事——找宫里的熟人打听局势。宫里负责采买的刘公公，是太后面前的红人，从他口里传出的消息，是一片大好。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，朝廷受尽了洋人的欺辱，这次要借助拳民好好出一出这口恶气。但从另一些人那里得到的消息，却没有那么乐观。有些胆大的私下里说，西宫太后一个女人家，能有多少见识？又常年生活在深宫之中，对外面的事一概不知，完全听信身边几个人在那里胡说八道，人家说什么，她就信什么。

六月，果然传来洋兵在天津大沽登陆，正向北京杀来的消息。同时，还得到消息说，北京的一些达官贵人，早已经做好准备，一旦洋兵接近北京，他们随时举家逃走。甚至有些高官已经安排家眷等，分散离开了北京。另一些消息

灵通的商人都纷纷离去。

那时，晁子轩已经数次和晁子霖商量，京西胭脂铺是不是也要考虑避一下风头。晁子霖的态度坚决不容置疑：不走。

晁子轩正急急地往前走，迎面见大哥跨出门来，他的身边跟着三弟子瞻和四弟子寅。

晁子霖喝道：“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”声音不高，却极具穿透力。别说是院子里的人不敢出声了，就连树上的知了，似乎也被吓了一大跳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半点儿声音都没有。

晁子霖说：“别在这里杵着，都给我进屋。”

话音落后，知了仿佛听到命令一般，立即大声地叫起来。

晁子霖魁梧高大，浓眉，刀条脸，一双虎眼，不苟言笑，不怒自威。他稳稳地站在正堂门口，手里同样拿着扇子，却没有动。待他转身进屋，其他人也跟着进去了。

晁家的正堂，中堂悬挂着一幅画像，这是京西胭脂铺，也就是当年的晁记胭脂坊的创始人晁老太爷。在他的画像之下，还有四幅较小的画像，一字排开，上面分别是京西胭脂铺的四位前掌柜。在这些画像之下，有一张长条形供桌，供桌的正中摆着香炉，两边排满了牌位，所供的均是晁家祖人。供桌前面还摆了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的两边摆了两张太师椅。

晁子霖走上前，取了三炷香，点燃后摆了摆手，让明火灭掉，然后将香插进香炉，再退后几步，在正堂跪下来。

晁子轩、晁子瞻、晁子寅跪在哥哥身边。晁家的男丁，在他们身后跪下一片。晁子霖给祖宗的牌位烧了三炷香，又磕了三个头。身后的晁家子孙，也都跟着磕头。

拜过祖先，晁子霖站起来，走近八仙桌，在左边的太师椅上坐了，对在场的人说：“你们坐吧。”

大家陆续坐下，晁子轩坐在八仙桌的另一边，老三和老四分别坐在两位哥哥的身边。晁信仁等晚辈，只能坐在正堂两边的椅子上。

晁子霖端坐，腰挺得笔直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字入耳：“晁家的男丁，只有信义不在，今天，我们商量一下……”

晁子霖说的晁信义，是他的第二个儿子，今年已经二十四岁，文武双全，胆识过人。十八岁的时候，晁信义一个人到甘肃、四川、湖北一带采购做胭脂

的原料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，深得晁子霖、晁子轩的喜爱。

正厅之中一阵静寂。

晁子霖的目光落在晁子轩身上，不紧不慢地问：“老二，你先说说情况吧。”

晁子轩看了大哥一眼，伸手入怀，掏了掏，掏出一枚精致的鼻烟壶，旋开小盖，递到鼻子底下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仰起头，闭上眼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再睁开眼，平视前方，缓缓呼气，说：“大哥，情况不妙啊，洋兵已经破城。”

听说已经破城，在场所有人都暗吸了一口气，只有晁子霖稳坐那里，不动声色。

晁子轩继续说：“我去宫里打探过了，老佛爷和皇上，还有那些王公贵族，今儿一早就跑了，还说什么西巡，车辇摆了好几里远。”

晁子霖眼睑抽搐了一下：“消息准吗？”

晁子轩道：“千真万确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差点和洋人撞上了。那些洋人到处乱窜，见了人就放枪。我亲眼看到好几个人倒在街上，地上是一摊一摊的血，连尸体都没人收。”

晁子霖看了看弟弟：“王记胭脂坊有什么动静？”

晁子轩一怔，迟疑了一下说：“我一天都在打听宫里的事。”

晁子霖将目光投向两个侄子。

晁信文说：“今天下午我还看见王家栋了，没什么动静。”

王家栋，王记胭脂坊的少东家。王记胭脂坊，京城第二大胭脂铺，是京西胭脂铺一百多年来最强大的竞争对手。最近几年，王记胭脂坊一连开了几家分号，让晁子霖突然觉得竞争形势严峻起来。

“即使王记胭脂坊已经离开了京城，京西胭脂铺也应该留下。而现在王记胭脂坊还在京城，京西胭脂铺就更不能离开了！王家在京城打不赢我们，现在向外围发展。我们一旦离开，京城的市场，王家就会乘虚而入。王家一旦占了外势又占了内势，我们就可能败在他们手里。”晁子霖语重心长地道。

晁子寅年轻，有些担心，问道：“那如果洋兵打过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晁子霖说：“洋兵要对付的是官兵和拳民，我们是生意人，没碍他们什么事，他们为什么要对付我们？不过小心一点是应该的，大家跟工人们说一说，这几天就不要出门了。”

大家默不做声，早些日子听到洋兵要攻打京城的消息，已经有很多人逃走了。后来，听到了洋兵攻城的炮声，又有一批人逃走了。京西胭脂铺所在的昌延里，大大小小几百家胭脂铺和其他商铺，现在还在营业的只剩下一半，相信

这几天，又会有些人躲出城去。

以前，政府一次又一次败给洋人，尽管败得很惨，可那些战争都远离京城。这次，却是打到了家门口，有谁不害怕？

晁子霖一生敢作敢为，这次，却做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。

他说：“尽管如此，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。现在听我的安排，老二，这事会闹多少天还不一定，所以，家里的粮不能断，你负责多运些米回来。”

晁子轩说：“我昨天查过，家里的米用半个月没有问题。”

晁子霖说：“那就再准备半个月用的。”

晁子轩答应之后，晁子霖又对晁子瞻说：“老三，胭脂铺暂时停工，家里所用储水的工具，都要储满水。这些水由你掌管，任何人不准动用，要防止一旦断水的情况发生。”

安排了水，又安排灯火。这件事由晁子寅负责，既要多采购一些油料，还要多采购些蜡烛，同时，要对院里的灯火控制好。

最后一件事，是护院，这件事由晁信武负责。院子里有不少树，家里还有些木头，都能派上用场，可以用这些木材加固各个门，预防洋兵冲进来。

听到晁子霖如此安排，晁家人安心了。在大家看来，晁子霖到底是当家人，临危不乱，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滴水不漏。有这样一个主心骨，京西胭脂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

谈过这件事，晁子霖又开始谈京西胭脂铺未来的发展。

他说：“这次洋兵入侵，整个京城都乱了。昌延里的胭脂铺，逃走的大约有一半。留下来的，大概也不可能立即投入生产，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，还真说不定。所以，今后一段时间，至少半个月，市场将会严重缺货。如果王家也逃走的话，市场缺货就会更加严重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原本是一次最好的发展机会。可是，就因为我们准备不足，无法提供更多的产品给市场，因此，明知是机会，我们也无法抓住。”

大家都明白他所说的无法抓住是什么意思。

就算把整个京城的市场全部给晁家，他们也吃不下。京西胭脂铺是由手工作坊发展而成的，虽经几代人努力，生产规模一再扩大，但这种发展却是缓慢的，也就是由最初的一家人生产，发展到晁子霖的爷爷时，请了几个工人。再到晁子霖的父亲，除了工人之外，又请了几个技师。现在发展到晁子霖这一代，光是技师就有十几个，在后院生产和前店经营的工人加起来已经近百人。

可是，京西胭脂铺还满足于北京市场的时候，王记胭脂坊已经开始悄然扩张。

几年前，王记胭脂坊的少东家王家栋从东洋留学归来，一开始，晁家并没有将他当一回事，见他把辫子盘起来，用一顶礼帽盖着，穿着一套洋装，每天招摇过市，以为他其实没什么料，只是一个纨绔公子。可是，半年后，王家在上海开了第一家分号，不久，又在汉口开了第二家分号。

王家在商场的任何动静，都会引起晁家的高度关注。王家每开一家分号，晁家的男丁都要坐下来讨论好多次。最后，他们得出结论：第一，王家人丁不旺，开了分号，没有人去管理，只能委托给别人掌柜，那等于把机会拱手让给他人，自己失去控制，增加了风险。第二，王家和晁家一样，都是作坊式生产，王家的技师比晁家还少好几个。以王家现在的生产能力，也就是满足京城市场的需求，最多能支撑一家分号。开了好几家分号，哪有产品供应？如果供应不及，只能降低质量来提高数量，那等于是砸自家的金字招牌，这种做法，无异于杀鸡取卵。

最后，晁家经总结得出，王家栋是个败家子，由着他折腾下去，不出几年，王家就会完蛋。

不料，今年年初，王家开了第七家分号，同时有消息传出，他们在玉泉山以西香山以东，买了一大片地。

这件事，让晁子霖一下子醒了。王家栋显然不是在瞎折腾，而是有计划地扩张。他先建分号，是想将王记的产品向全国铺开，同时，他已经着手买地盖工厂。也就是说，王记胭脂坊准备脱离传统的作坊生产，向工业生产跨越。

晁子霖有些痛心疾首，说：“我接手京西胭脂铺，无时无刻不是小心翼翼，克勤克俭。可我千算万算，却算错了一件事，让我现在想起来心痛不已。”

这话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，每当说出此话，大家都只能沉默。

他继续说：“想当初，王兴业把儿子送到东洋留学，我认为他是瞎折腾，是在败家毁业。现在才知道，我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今后，我们要定出一个计划，陆续把晁家儿孙送出去。事实证明，洋人确实有很多技术、理念，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。”

厅堂里很静，只有木风扇呼呼的声音，应和着外面的枪炮声和知了的聒噪声。

晁子霖话锋一转：“现在，我们来议一下开分号和开厂的事。子瞻，开厂的事，是你负责的，你说说吧。”

晁子瞻说：“宛平那块地，银子已经付了，地契也办下来了。不过还有几间棚子没拆。只要时局稳定下来，随时可以开工。建筑由安石匠负责，我找他谈过，并且付了一万两银子，让他做前期准备。接下来的大头，需要采购一些机器，我计划下个月去一趟天津、上海，听说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机器。”

晁子霖转向晁子轩：“工厂一旦开工，技师就是关键因素，老二，你负责找人的，找得怎么样了？”

晁子轩说：“最近这几个月，时局不稳，我还没开始呢。”

晁子霖皱了皱眉头，却又不好说什么，只好转换一个话题：“老四，你们负责分号的，说说情况吧。”

晁子寅说：“分号的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晁子霖再一次不满：“没什么好说的？为什么？”

晁子寅说：“汉口分号的事，是我负责。这是我们晁家的第一个分号，倒是开了起来，花了十几万银子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们根本没有货送过去，货架上摆的都是些空盒子。请的三个人每天在店里发呆，根本没事可做。”

这倒并不出乎晁子霖的意料，他问：“那王家的分号呢？他们的情况如何？”

晁子寅说：“他们的货品倒是很足。这一点，我一直无法理解，他们的货，从哪里来的？按说，王家的生产能力还不如我们。”

晁子轩说：“我听说，京城其他商号都在向王家供货。王家会不会拿到这些货，再换上自己的商标？”

晁子瞻说：“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。”

晁子霖断然拒绝：“不行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，我们不能做，我们不能砸了京西胭脂铺的招牌。”

晁子寅说：“那我们这样亏下去，也不是办法。”

晁子霖说：“所以，宛平的工厂要加紧进度。只要工厂开了工，我们就有了自己的产品。”他不想再在这件事上纠缠，转向信仁和信文：“天津和上海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晁信仁说：“天津的市场，被东洋妆品会社占了，我们要进去，难度很大。”

晁信文接着说：“上海的情况和天津一样。东洋妆品会社的商品，在上海市场的份额很大。他们的经销模式，是我们不能接受的，我们要想在那里立足，太难了。”

这个情况，晁子霖也知道一些。东洋的松下家族，开了一家东洋妆品会社，总店在日本的东京，天津和上海开了分号。东洋人的经销模式和中国人不

同，他们搞批销经营，把货品批给各个经销店，天津和上海的大小商铺，都可以卖他们的产品。

晁家曾无数次讨论过这一经销模式，最终的结果是否定。

否定的原因有几个。其一，京西胭脂铺的产品，没有大规模生产，无法满足中低端市场的需求。其二，一旦批发给各商铺，就无法保证被仿造，京西胭脂铺的产品一旦被大量仿造，等于砸了自家招牌。其三，一旦批发，就要向经销商让利，晁家的利润额就会大幅度减少，若要保持利润额，经销商就得提价，对京西胭脂铺同样不利。

晁子霖再一次提出了议过很多多次的话题：“王家在天津和上海都有分号，他们怎么做的？”

晁信仁说：“我去了解过王家在上海的分号，他们的经营情况也一般，勉强不亏而已。”

晁信文说：“王家在天津的分号应该是亏损的。”

京城素有“东富西贵，南贫北贱”之说，京城西区是大量王公贵胄聚集的地方，富庶繁华。城西三里河一带的昌延里，因经营妆品而闻名，汇聚着近百家大小妆品作坊，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云集，热闹非凡。

昌延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里弄，一百多年前，还只是京城的边缘，因为妆品业在此聚集，渐渐成了规模，里弄开始向两边沿展，形成了今天这条全长一里多的商铺街。京西胭脂铺是最早的商铺，所占位置最佳，铺面也最是气宇轩昂。整个京西胭脂铺共分为三大部分，正面是门店，店宽三十米，装修富丽堂皇，集中了中国皇家建筑和徽派建筑的优势。门店被门楼分成两大部分，门楼的顶上悬挂着京西胭脂铺的金匾。说起这块金匾，可是大有来历，那是乾隆皇帝的御笔。第二部分是三进的四合院，这是晁家的居所。四合院后面还有一块更大的地方，是京西胭脂铺的工厂区，建了十几幢房子，既安置工人住宿，也作为生产车间。

满清入关之前，京城已经有几十家胭脂作坊，却不像后来那样集中，几十家胭脂作坊，散布在京城各地。满洲到来之后，皇宫用品集中采购，也不知谁打通了宫里的关系，将皇宫的采买太监引到了昌延里。如此一来，全城的胭脂作坊，开始逐渐向昌延里迁移。

经过几十年的研进，昌延里的胭脂坊出现了两大巨头：晁记胭脂坊和王记胭脂坊。这两家胭脂坊，几乎垄断了宫廷里全部的胭脂采购。俗话说，一山不

容二虎。晁家和王家，自然想将对手挤出皇宫，独家经营皇家生意。

乾隆帝在位的时候出了一件事。晁王两家，为了将对方挤出皇宫，各自使尽手段。如此一来，乾隆帝的后宫也形成了两派，彼此明争暗斗，派生出一系列事端。乾隆帝知道后，做出一个决定，今后只采购一家的胭脂，到底哪一家，由后宫佳丽们使用后投票解决。最后的结果，晁记比王记多出两票，皇宫的胭脂供应便落到了晁家。

本来，按照乾隆帝的意思，专买权每隔几年就重新竞争一次。可是，失去专买权的王记为了夺回失地，在宫里大量行贿，希望通过各宫的太监影响他们的主子，让主子将手中的票投给王记。晁记得知此事后，同样拿出一大笔钱，买通了其中一个太监，当了晁记的卧底，拿到王记的贿款之后，立即举报了。如此一来，闹出了一起后宫贪腐案。乾隆帝龙颜大怒，处理了几个太监。为了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事件，乾隆帝提起御笔，题写了“京西胭脂铺”五个字。

从此，晁记胭脂坊正式定名为京西胭脂铺，也就成了皇宫御用商家。尽管乾隆帝从未表示，今后不再使用类似于后来的竞标的方式确定胭脂专供权。但其在位的时间太长了，几十年间，没有一个人敢就此事进言，京西胭脂铺，也就一直拥有着皇宫御用胭脂的专属地位。

王记胭脂坊和京西胭脂铺在同一条街，两家只相隔两百多米。王记胭脂坊老掌柜王兴业，年轻时也曾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，只是如今年过六十，精神头似乎有些蔫儿了，背也有点驼，八字眉长年累月挤在一起，似乎从来没有舒展过。

王兴业是在忧郁与焦急之中熬过一天又一天的。他口齿伶俐、聪明能干，把祖传的家业经营得风生水起。平心而论，王记胭脂坊和京西胭脂铺可谓各有千秋，比肩天下，就因为京西胭脂铺的出品受到了皇家青睐，有了先帝御赐之匾，顿时名动天下，仅价格就比王记胭脂铺高出一倍不止。

两家暗中较劲，历时几代人，王家做梦都想超过晁家，成为第一。可惜事与愿违，无论王家怎么努力，明面暗面的手段都使上，总被晁家那块御赐金匾压着，无法翻身。

这是王家的心头之痛，历时百年。此外，王家还有第二痛，那就是王家人丁不旺，已经四代单传。王兴业先后娶过六房太太，尽管他辛勤耕耘，却鲜有收获。如今，这六房太太，前面三房均已过世，第四房跟人跑了，王家为了遮丑，说其是因病入了空门静修，第五房因为肚皮不争气，进门七年，气泡都没有冒一个，被王兴业休回了娘家。第六房进门时，王兴业已经过了天命之年，

虽然力不从心，却也要借助药物在女人身上折腾。同时，王兴业也为儿子王家栋娶了妻，希望在自己这里实现不了的梦，能够应在儿子身上。

独子王家栋娶第一房时，只有十五岁，发妻李氏十九岁。

王兴业之所以在儿子十五岁时让他成亲，有两个原因。王兴业急于抱孙子，想让王家栋替王家多生几个孙子，是明面上的原因，还有一个暗面的原因：王家栋爱上了京西胭脂铺的晁灵珊。

王记胭脂坊和京西胭脂铺虽然世代仇家，可毕竟同住一条街，相距不过百米，两家的孩子从小一起玩，一起上私塾读书，家景又相当，甚至可以说门当户对，尽管两家严防死守，可少年情怀，情窦初开，不是家法规矩所能阻隔的，时不时总会擦出感情的火花。

晁灵珊是晁子霖最小的妹妹，同父异母。如果说王兴业和晁子霖算是同辈的话，晁灵珊就应该是王家栋的长辈。可偏偏两个人的年龄相近，晁灵珊只比王家栋大三岁。北方地区时兴女大三抱金砖，女人比男人大三岁，根本就不算是一件事。

王兴业一发现这个苗头，立即采取了措施，两个月之内便把李氏娶进了门。

李氏已经成年，日夜缠着王家栋。王兴业有时候装着在院子里走动，跑到儿子窗下去听房。儿子房里总是会有很大的动静，这动静不是来自儿子，而是来自李氏。王兴业就想，到底是成年的女人，懂得这事儿。那时，他心里是暗喜的。只要儿子有这种兴趣问题就不大，年轻嘛，很快就把种子播下的。

另一方面，王兴业也注意儿子和晁灵珊的来往，这一观察还真让他暗捏了一把汗。这个不孝子，开始两年，和晁灵珊差不多不说话了，见了面就绕着走。后来，传来晁家替晁灵珊定亲的消息。

晁家有一个习惯，通常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京西胭脂铺的年轻技师，他们用这种办法保证年轻并且出色的技师对晁家的忠诚。晁灵珊也没有脱离这一命运，她被许给了店里的技师吴刚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王兴业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认定儿子已经结婚，晁灵珊也已经订婚，自然不会再起波澜。可没料到，有一天晚上，王家栋竟然跑到晁家后院的柳堤上和晁灵珊幽会，差点被晁家人逮着。如果不是王家栋年轻，跑得快，可能已被晁家打断腿了。

这件事让王兴业吓出一身冷汗，从此以后，不再叫王家栋的名字，只叫他“不孝子”。这件事促成了王晁两家再一次采取果断措施。两个月后，晁家替

晁灵珊举行了婚礼。而王兴业也琢磨着，儿子会不会对李氏已经失去了兴趣？毕竟，李氏进门三年多了，肚子连泡都没冒一个。于是，王兴业替儿子娶了二房。

二房姓周，娘家是一个小老板。这个周氏倒是块肥地，种子一落土，立即发芽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那芽总也长不出来，几个月后，无缘无故地流产。加上王家栋和晁灵珊之间，总有些风言风语传到王兴业的耳里。王兴业对此苦不堪言，思来想去，觉得儿子是不是像自己一样，特别好色，便又算计着，准备给儿子娶三房，希望通过女人缠住儿子，不让他闹出丑事来。

其实，无论是李氏还是周氏，王家栋都不爱，他真正爱的是晁灵珊。见父亲又要替自己张罗三房，王家栋同样苦不堪言，无以排解。恰在此时，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，公派十三人，还有些人通过民间渠道可以私费前往。王家栋想逃离这个家，便编了一套理由，试图说服父亲。王兴业暗想，去几年也好，回来时晁灵珊早已儿女成群，你还有什么好想的？便提出一个条件，去留学可以，但要带着老婆。

王家栋既不想带着李氏，也不想带着周氏。最后父子俩达成妥协，带叶小芸去照顾他的生活。

叶小芸是王家奶妈的女儿，当时才十四岁。奶妈亲手带大的王家栋，自然对王家栋有感情，又考虑到女儿若是跟着王家栋去了日本，回来时说不定就是三少奶奶，自然愿意。

王家栋一走，王兴业就如风筝断了线，心里整天没个着落。儿子和叶小芸到底怎样个情况，他不知道。又想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毕竟自己年龄还不是太大，应该还有机会，便极其努力地耕耘。王兴业的第六房太太总怀疑他在耕自己的田时，还在替儿子耕田，有事没事找李氏周氏大闹。起先还只是关起门来闹，可门再紧，毕竟有风透出来，何况这种大户人家，怎么着也有些下人，事情渐渐传了出去。王兴业得知后，恼羞成怒，干脆将六姨太赶出了家门。

此后，王兴业不敢再娶妻，怕人家笑话，又希望再有子嗣，便将四姨太的陪房丫头收了，默默耕耘多年，仍然没有结果。

王家栋留学归来，并没有如王兴业所愿，替他带回个孙子。不过，听儿子说，叶小芸在国外生过两胎，第一胎养了两个月，第二胎养了半年，都病死了。

虽然两胎都没有养活，却让王兴业看到了希望，也是想彻底断了晁灵珊的念想，王兴业立即着手，替儿子举办了第三场婚事。

“王家的家业就要败在我的手上了，我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啊！我把老骨头，是埋不进祖坟了……”王兴业一声长叹，颓然倒在太师椅子上。

“爹，您喝茶！”叶小芸端来一杯茶，放在太师椅旁边的茶几上。

王兴业右手支撑起自己疲惫的身体，坐直了，端起茶杯撇了撇，喝了一口，放下。又摸出鼻烟壶，吸了一口，猛打了一个喷嚏，精神陡然好了许多。王兴业将鼻烟壶盖了，置于掌心把玩着。

王兴业年轻的时候，曾经风流成性，但凡京城公子喜欢的手段，他几乎没有不沾染的。到了中年以后，一心经营王氏家业，年轻时的那些手段大多放弃了，仍然保留的只有鼻烟壶。京城的鼻烟壶玩家中，王兴业算是顶级中的一员，家里专门辟有一间密室，用于收藏鼻烟壶。

此刻的王兴业，实际上没有心情玩味鼻烟壶，手里转动着这把玉壶，其实只是习惯性动作，他的眼睛正盯着叶小芸的肚皮。

按理说，非礼勿视，这是老祖宗的传统，也是道德大限。公公大人竟然盯着儿媳妇的肚皮，这是犯了大忌，但王兴业心中急呀！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还没有一个孙子，他这把老骨头就是死了都没法瞑目啊！

“爹，请您去用晚餐。”叶小芸脸上微微一红，低下头去，有些不安。

“家栋呢？”王兴业小心翼翼地把鼻烟壶放下，眼睛继续在儿媳妇的肚子上扫，看到是平平的，心中就冒起一股怒火，声音也提高了许多。

此前，王兴业叫儿子不叫名字，叫不孝子。虽然是不孝子，但毕竟是儿子，而且是独子，王家如此之大的家业，还要靠他继承。对于家族业务，王家栋也有兴趣，留学期间还对日本的妆品行业进行过细致的调查。所以，在事业方面，王家栋还真能帮父亲的忙。

最典型的是王家栋回来不久，向父亲提出开分号。

王兴业一听，顿时大怒：“开分号开分号，你以为分号是那么好开的？我们王记胭脂坊，每天只能生产这么多妆品，满足京城市场已经有些吃力，你开分号，妆品从哪里来？”

王家栋说：“只要你让我开分号，妆品我自然有渠道，这个不用你管。”

相比而言，开两个分号对于王家来说，不是大事。王兴业拗不过儿子，便答应了。

王兴业原以为儿子只是瞎胡闹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王家栋和昌延里几家胭脂作坊签约，由他们向王家提供妆品。王家栋拿到这些妆品之后，贴上王记的

商标，拿到分号里卖。

京城其他胭脂坊，质量方面远远不如王记。如果这些妆品在京城卖，那是砸王家的牌子。可拿到分号去卖，又属于非常好的妆品，不仅没有影响王家的声誉，还为王家赚了不少钱。

王家栋还有自己的理论，他说：“我们王家和晁家斗了一百多年，不是输在技术上，而是输在认死理上。既然晁家独占了宫廷生意，我们为什么要和他斗？越斗越输。我们不如改变思路，他做高端，我们做低端，他做贵族，我们做民间。市场大得很，他京西胭脂铺也只是一个手工作坊，没有那么多的货品供应。”他还说，靠手工作坊是无法发展大的，不发展就会像这个朝廷一样，被动挨打，最后成为洋人手里的柿子，想怎么捏就怎么捏。他还说，别看现在京西胭脂铺牛气冲天，王记一旦占领了民间市场，又开起了现代化工厂，京西就算是拍马都赶不上。

此时，王兴业才意识到，留学还真有用，外国确实也有好东西。从那时开始，他不再叫儿子不孝子了，对于王记胭脂坊的生意，他也渐渐交给儿子，过问越来越少了。

“在配料室。”叶小芸小声地说。

“配料配料，只知道配料，是配料重要还是传宗接代重要？”想起这件大事，王兴业顾不上老幼尊卑了，没来由地发了一通脾气，站起来向前走。

叶小芸知道，传宗接代是王家的头等大事。王家之所以娶她过门，就是为了生个儿子。与李氏、周氏比起来，自己是小户人家出身，如果无法母以子贵，她在王家大概连半点地位都没有。

王兴业走到厢房前的廊道，停下来，转过身，见叶小芸还站在那里，便说：“去，把他叫来，我有事儿。”

王记胭脂坊的格局和晁家一样，临街是门楼和店面，中间是三进住房，还有一个后院，分别是胭脂作坊、配料室、原料储存室和工人住房。当年，晁家宅子是安石匠修的。宅子还没有动工，王兴业就已经着手准备，要修一幢比晁家更气派、更豪华的宅子，一定要把晁家压下去。所以，王家的宅子比晁家宽五米，深七米。

晁家人丁兴旺，长房有三个儿子，二房有两个儿子，三房、四房各有一个儿子。如今，孙子孙女都已经有了五个。故此，将偌大一个宅子住得满满的。

人比人气死人，王家的宅子还大些，却空空荡荡。三进屋，第一进是主屋，没有住人，二进由王兴业住着，三进由王家栋住着。即使如此，还是显得